



主编：姚海军 杨枫

THE BEST OF THE CHINESE SF GALAXY AWARD

中国科幻银河奖

作品精选集

(2006~2008)



伍

THE BE

ALAXY AWARD

中国科幻银河奖

作品精选集

(2006~2008)



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科幻银河奖作品精选集·伍 / 姚海军, 杨枫主编.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411-3705-1

I. 中… II. ①姚… ②杨…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7068号

中国科幻银河奖作品精选集·伍

姚海军 杨枫 主编

责任编辑 贾波 姚海军
封面设计 杨爽
版面设计 杨爽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发行部) 028-86259303(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60mm×228mm 1/16
印 张 26.25
字 数 360千
版 次 2013年1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705-1
定 价 43.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出版说明

银河奖以“银河”为名，乃取其“群星汇聚”之意，首届由《智慧树》和《科学文艺》（现《科幻世界》）两家杂志联合举办。然而，未及1986年5月颁奖，《智慧树》即宣告停刊。彼时中国科幻境况之艰困由此可见一斑，也因而，杨潇、谭楷等银河奖的创办者愈加令人感佩。此后，银河奖由《科幻世界》独家主办，“银河奖征文”也从此成为杂志最重要的原创小说栏目并沿袭至今，迄今已历23届，奖励作品229篇/部（含长篇小说特别奖和短篇读者提名奖），星河、韩松、柳文扬、赵海虹、凌晨、何夕、潘海天、王晋康、刘慈欣等一大批科幻中坚通过这个平台成为中国科幻天空闪亮的明星，亦有更多的希望之星从这里冉冉升起。

汇集经典、编辑出版一套《中国科幻银河奖作品精选集》的想法早已有之，而这样的心愿在最近两年变得愈加强烈。一方面因为日益感受到的来自不确定未来的压力；另一方面，在《科幻世界》几代人三十余年的努力下，科幻文学终于呈献出从未有过的繁茂景象，对于在这一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银河奖，我们有必要加以回顾和梳理。当然，促成这套书出版的，还有读者的呼声。也许，重温获奖经典，才更能感受星光的灿烂与永恒。

既为精选，便意味着存留与舍弃，这项工作并不轻松。应该说，每一篇银河奖作品都有其不可替代性，但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必须做出选

择。为此,编者制定了如下存舍原则:

- 1.以在科幻想象方面具有时代超越性的作品优先;
- 2.以比作品发表时更高的文学标准对全部获奖作品进行重新检视后加以筛选;
- 3.尽量兼顾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家与作品。
- 4.长篇小说特别奖作品不在收录范围内。

在此原则下,共精选出作品109篇。

我们力图使这套精选集成为经典中的经典,但限于不同时期科幻美学的差异性以及编者自身的学识与眼界,难免有偏颇之选、遗珠之憾,在此预先恳请作者及读者朋友体谅。

姚海军 杨枫

2013年10月10日

银河奖倡导者之一，《科幻世界》前总编谭楷先生的祝愿：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科幻世界》举办了首届中国科幻小说银河奖。那时，科幻作家寥若晨星，寂寞地闪烁着。

在最困难的岁月，《科幻世界》把“银河奖”坚持办下去。进入九十年代，开始出现新星闪耀登场，巨星冉冉升起的壮观场面。刘慈欣、王晋康、韩松、何夕、星河等等，如光芒四射的金星，高悬中天，中国科幻开始展现出如高尔基所描绘的“秋夜星空的辉煌”。

我想，不管前面还有什么曲折甚至阴霾，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只要“银河奖”办下去，二十多年前的夙愿一定能实现，那就是：

星光灿烂，汇入银河。

谭楷

二〇一三年十月九日

目录

Contents

2006 年（第十八届）

终极爆炸	王晋康	003
昆 仑	长 铗	055
归者无路	迟 卉	077
上校的军刀	韩文轩	095
废楼十三层	柳文扬	125

2007 年（第十九届）

永不消失的电波	拉 拉	159
674 号公路	长 铗	187
在他乡	罗隆翔	217
泡 泡	王晋康	245
祖母家的夏天	郝景芳	293

2008 年（第二十届）

扶桑之伤	长 铗	307
永夏之梦	夏 笏	339
活 着	王晋康	363
湿婆之舞	江 波	393

2006

(第十八届)

本届获奖名单：

◆ 特别奖

三 体

刘慈欣

◆ 杰作奖

终极爆炸

王晋康

昆 仑

长 铗

◆ 读者提名奖

上校的军刀

韩文轩

我是谁

何 夕

废楼十三层

柳文扬

归者无路

迟 卉

囚魂曲

罗隆翔

终极爆炸

王晋康

对一个人的了解,也许两年的相处比不上一次长谈。在去特拉维夫的飞机上,以及在特拉维夫的伯塞尔饭店里,一向冷漠寡言的司马完与史林有过一次长谈。这次谈话让史林心中产生了对司马老师深深的敬畏。他有点后悔向国家安全部密告自己的老师——说告密其实是过分的自责,不大恰当的。史林并没有(主动)告密,而是在国安部向他了解司马完的近况时,没有隐瞒自己对司马完的怀疑。不过,他的陈述不带任何个人成见和私利,完全出于对国家、民族的忠诚,对此他并没有任何良心负担。

但在此次长谈后,史林想,也许自己对司马老师的怀疑是完全错误的。这么一位完全醉心于“宇宙闪闪发光的核心机制”的科学家,绝不可能成为敌国的间谍。

当然,国安部对司马完的怀疑也有非常过硬的理由。单是他们向史林透露的只言片语,也够可怕了。史林想来想去,无法得出确定的结论。

史林来到北方研究所后就在司马完手下,研究以“核同质异能素”为能源的灵巧型电磁脉冲炸弹,至今已经两年半了。当年史林以优异成绩从北大物理系毕业,可没想到会舍弃科学之神而为战神效劳。史林一心想做个超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这个志愿从少年时代就深植于心中,成了他毕生的信仰。初中一年级

时他看过一本科普著作《可怕的对称》，作者是美国理论物理学家阿维·热。阿维·热也许算不上一流的科学大师，但绝对是一流的传教者，以生花妙笔传布了对科学之神的虔诚信仰。

阿维·热在书中说，宇宙是由一位最高明的设计师设计的，基于简单和统一的规则，基于美和对称性。宇宙的运行规则更像规则简约的围棋，而非规则复杂的橄榄球。他说，物理学家就像是完全不知道规则的观棋者，经过了长时间的观察、思考、摸索、失败，已经敢小小地吹一点牛了，已经敢说他们大致猜到了上帝设计宇宙的规则，即破解宇宙的终极定律，或终极公式。

这本书强烈地拨动了史林的心弦。他很想由自己来踢出这制胜的一脚。

按阿维·热的观点，现在已经大致到瓜熟蒂落的时候了。那么，如果能由一个中国人来完成宇宙终极理论倒也不错，算得上有始有终。宇宙诞生的理论，马虎一点，可以说是由一位中国人在两千多年前最早提出，即老子，他在《老子》四十二章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宇宙万物是按某种确定的规律生成的，并且是单源的。他还写道：“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正是今天宇宙学家的观点——宇宙从“无”中爆炸出来。真是匪夷所思啊，一个两千多年前的老人，在科学几乎尚未启蒙之时，他怎么能有这样的奇想？

史林的志向是狂了一点，但也不算太离谱。可惜他也是生不逢时，毕业时，第三次世界大战，或者如后代历史学家命名的“2.5次世界大战”，已经越来越近了。国家正在为战争而全力冲刺，所有的基础研究被暂时束之高阁。史林没能去科学院，而是被招聘到这家一流的武器研究所。

对此，史林倒没有什么怨言。在他醉心于宇宙终极理论时，他的精神无疑是属于全人类的。但这个精神得有一个物质的载体，而这个肉体是生活在尘世之中，隶属于某个特定的国家和民族。既然如此，他也会诚心诚意地履行一个公民的义务。

他向国家安全部如实陈述自己对司马老师的怀疑，也正是基于这种义务（社会属性），而不是缘于他的本性（人格属性）。

司马完是一位造诣极深的高能物理学家，专攻能破坏信息系统的电磁脉冲炸弹，在此领域中，他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一流高手。中国已经为这场无法避免的

战争作了一些准备,鉴于美国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和中国非常薄弱的军工基础,中国的对策是大力发展不对称战力,比如信息战战力。在这些特定领域中,中国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美国。而在这个领域中执牛耳的司马完自然是一个国宝级的人物。

司马完今年五十岁,小个子,比较瘦,外貌毫不惊人。妻子卓君慧个子比丈夫高一些,非常漂亮,高雅雍容,具有大家风范,今年四十五岁,但保养得很好,只像三十几岁的人,与她交往,有如沐春风的感觉。

卓君慧是位一流的脑科学家。现代脑科学大致上有两个分支。一个分支偏重于哲理性,研究神经元如何形成智慧,如何出现自我,或者探讨人类作为观察者最终能否洞悉自身的秘密(不少科学家认为:人类绝不能完全认识自身,从理论上说也不行,因为“自指”就会产生悖逆和不决),等等。另一个分支则偏重实用性,研究如何开发深度智力,加强左右脑联系,增强记忆力,研究老年痴呆症的防治等。两个分支的距离不亚于牛郎星与织女星的迢迢之遥,但卓君慧在两个分支中都游刃有余,她甚至在脑外科手术中也是一把好刀。

他们有一个十九岁的儿子,那小子是他父母的“不肖子”,一个狂热的新嬉皮士,信仰自我主义、爱与和平。他也很聪明,虽然从不用功,还是轻松地考进北大数学系,所以他与史林是相差五届的系友。这小子在大学里仍不怎么学习,只要考试能上六十分,绝不愿在课堂多待一分钟。司马夫妇对他比较头疼,这算是这个美满家庭中唯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吧。

中航的A380起飞了,这是二十年前正式投入运营的超大型客机,双层,标准载客数五百五十五人。现在飞机是在平流层飞行,非常平稳。透过飞机下很远的云层,能看到连绵的群山,还有在山岭中蜿蜒的长城。他们此次一行三人,司马夫妇和史林。司马完和史林是去以色列两个武器研究所作例行工作访问。这些年来他们和以色列同行保持着融洽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政治。卓师母则是去特拉维夫的魏茨曼研究所,那儿是世界上脑科学的重镇,有一台运算速度为每秒十亿次的超大型计算机,专门用于模拟一百四十亿人脑神经原的缔合方式。据说爱因斯坦的大脑现在已经“回归故里”(指他的犹太人族籍而不是他的瑞士国籍),在这个研究所被精心研究。卓师母常来这里访问,史林来以色列

的三次都是和司马老师、卓师母同行。

史林走前，国家安全部的洪先生又约见了。这次会见没什么实质内容，洪先生只是再三告诫他不要露出什么破绽，仍要像过去一样与司马完相处。

“司马先生是国宝级的人物，对他一定要慎重再慎重。当然，”洪先生转了口气，“也应该时刻竖起耳朵，注意他的行动。如果能洗脱他的嫌疑，无论对他个人或者对国家都是幸事。”

洪先生希望在此行中，史林能以适当的借口，始终把司马完“罩在视野里”，但前提是不能引起司马完的怀疑。史林答应尽量做到。

司马夫妇坐在头等舱，史林在普通舱下层，不能时刻把司马完罩在视野中。他有点担心——也许就在那道帷幕之后，司马完正和某个神秘人物进行接头？他正在想办法如何接近司马完时，卓师母从头等舱出来了，来到史林的座位前，轻声说：

“你这会儿没有事吧。老马（她总是这样称呼丈夫）想请你过去，谈一点工作之外的话题。你去吧，咱俩换换座位。”

史林过去了。司马完用目光示意史林在卓君慧的座位上坐下，又唤空姐为史林斟上一杯热咖啡。史林忖度着，司马老师今天会谈什么“工作之外的话题”？司马完开门见山地问：

“听说你有志于理论物理，宇宙学研究？”

“对。我搞武器研究是角色反串，暂时的。战事结束后我肯定会回归本行。”

司马完有点突兀地问：“你是否相信有宇宙终极定律？”

史林谨慎地说：“我想，在地球所在的‘这个’宇宙中，如果它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有限的——这已经是大多数理论物理学家的共识——那么，关于它的理论也就应该有终极。”

司马完点点头，说：“还应该加一个条件：如果宇宙确实是他——上帝——基于简单、质朴和优美的原则建造的。”

史林激动地说：“对这一点我绝对相信！当然没有人格化的上帝，但我相信两点：一是宇宙只有一个单一的起源；二是它的自我建构一定天然地遵循一个最简单的规则。有这两点，就能保证你说的那种质朴和优美。”

司马完赞赏地点点头，沉默了一会儿。史林也沉默着，不知道司马完还会谈

什么。司马完忽然问：

“你的IQ值是一百六十？”

史林不想炫耀自己，有点难为情地说：“对，我做过一次测定，一百六十。不过，我不大相信它，至少是不大看重它。”

司马完皱着眉头问：“不相信什么？是IQ测定的准确性，还是不相信人的智力有差异？”

“我指的前者。智商测定标准不会是普适的，一个智商为六十的弱智者也可能是个音乐天才。至于人与人之间的智力差异，那是绝对存在的，谁说没有差异反倒不可思议。”

“IQ的准确与否是小事情，不必管它。关键是——是否承认天才。我就承认自己是天才，在理论物理领域的天才。承认天才并不是为了炫耀，而是认识到自己的责任。老天既然生下爱因斯坦，他就有责任发现相对论，否则他就是失职，是对人类犯了渎职罪。”

史林听得一愣。从来没有听过对爱因斯坦如此“严厉”的评判，或者说是如此深刻的赞美，觉得很新鲜。从这番话中他感受到司马完思维的锋利，也多少听出一些偏激。他想天才大都这样吧。

“我知道你也是个天才。我观察你两年多了。”司马完说得很平静，不是赞赏，而是就事论事，就像说“我知道你的体重是一百六十斤”一样，“也知道你一直没放弃对终极理论的研究，并用业余时间一直在作这方面的研究。你想由一个中国人来揭开上帝档案柜上的最后一张封条。我没说错吧？”

史林感动地默默点头。他没想到司马老师在悄悄观察他。对他而言，探索宇宙终极理论已经成了此生的终极目的，这种忠诚溶化在他的血液中，今生不会改变。所以，司马老师的话让他觉得亲切，有一种天涯知己的感觉——不过他马上提醒自己：不要忘了国家安全部的嘱咐，对司马老师时刻都得睁着“第三只眼睛”。

“其实我也一直致力于此，比你早了二十年吧。你不妨说说近来的思考、进展或者疑难，也许我能对你有所帮助。”

司马老师说得很平淡，但透出不事声张的自信。史林考虑片刻，说：

“我想，要解决终极理论，还得走阿维·热所说的对称性的路子。德国女数学

家艾米·诺特尔以极敏锐的灵感,指出大自然中守恒量必然与某种对称相关。比如她指出:如果物理定律不随时间变化(相对于时间对称),能量就守恒;如果作用量不随空间平移而变化,动量就守恒;如果不随空间旋转而变化,角动量就守恒。司马老师,这些守恒定律我在初中就学过了,但从来没想到它们的对称本质!诺特尔的洞察力是人类智慧的一个极好例子,简直有如神示,给我极深刻的印象,让我敬畏和动情。我对她崇拜得五体投地。”

史林说得很动情。司马完没有插话,只是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爱因斯坦非常深刻地理解这一点——上帝对宇宙的设计必定由对称性支配。他能完成相对论,就是因为他善于从浩繁杂乱的实验事实中抽取对称性。比如,在那么多有关引力的事实中,他只抽取了最关键的一个守恒量,就是所有物体,不管轻重,不管它是什么元素,都以同样的速度下落。这就使得他发现了一种对称:均匀引力场与某个数值的加速运动完全等效。爱因斯坦称,这对他来说是一次‘非常幸福的思考’,从那之后广义相对论就呼之欲出了。”史林说着忽然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在司马老师面前说这些无疑是班门弄斧,“这些历史你一定很清楚。我对它们进行回溯,只是想说明,我对终极理论的研究一直是走这条对称性的路子。”

司马完微微点头,“我想你的路子不错。有进展吗?”

“还没有。引力还是没法进行重整,不能与其他三种力合并到一个公式中。”

司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对称性的路子肯定不会错的,但你是否可以换一个角度?当年爱因斯坦没能完成统一场论,是因为那时弱力和强力还没有被发现。那么,今天物理学界在终极理论上举步维艰,是不是因为仍然有未知力隐藏于时空深处?我相信物质层级不会到夸克和胶子这儿就戛然而止,应该有更深的层级。当然,随着粒子的尺度愈益接近普朗克长度(10^{-33} 厘米,夸克是 10^{-21} 厘米),粒子实体或物质层级就会愈益模糊、虚浮、互相粘连,研究它们会越来越难,最终干脆不可知。不过,我们并不需要完全了解。门捷列夫也不是在了解所有元素后才建立周期律的。他只用推断出元素性质跟质量有关,并呈周期性变化就行了,这是个比较复杂的周期,取决于最外电子层可容纳的电子数。但只要发现这个‘定律之核’,周期律就成功了。”

这番见解让史林受到震动。他说:“老师你说得很对,我也相信你所抽提的

脉络。不过，我一直没能发现有关宇宙力的那个‘核’。那个核！只要抓住这个核，终极理论就会在地平线上露头了。”

史林企盼地看着司马完。直觉告诉他，也许司马老师手里就握着这把钥匙。不过他同时又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司马老师已经做出突破，绝对不会藏在心里而不去发表，更不会在这样的闲聊中轻易披露，要知道，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成功！对这样的成功来说，诺贝尔奖是太轻太轻的奖赏。不会的，司马老师不会握有这把钥匙。不过，他无法排除这种奇怪的感觉——对于宇宙终极真理，司马老师的神情完全是成竹在胸。

司马完看着舷窗外的天空，平淡地说：“以往的终极研究都是瞄着把宇宙几种力统一，实际上，力的本质是信使粒子的交换，像光子的交换形成电磁力，引力子的交换形成引力，介子的交换形成弱力等。所以，力的本质就是物质，换一个说法而已。而物质呢，不过是空间由于能量富集所造成的畸变。这么说吧，力、物质、能量这些都是中间量，可以撇开的。宇宙的生命史从本质上说只是两个相逆的过程：空间从大褶皱（如黑洞）转换为小褶皱，冒出无数小泡泡，又自发地有序组合；然后，又被自发地抹平。其中，空间形成褶皱是负熵过程（这点不难理解，按质能公式，任何粒子的生成都是能量的富集化）；空间被抹平则是熵增。你看，这又是艾米·诺特式的一个对应：宇宙运行相对于时间的对称性，对应于空间畸变度的守恒。”他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看看史林，“你试试吧。沿着这个思路——抛开一切中间量，直接考虑空间的褶皱与抹平——也许能比较容易得出宇宙的终极公式。”

司马完朝史林点点头，结束了谈话，闭目靠在座椅上。他已经看见了史林的激动，甚至可以说是狂热。史林感觉到了“幸福的思考”，就像爱因斯坦坐电梯时因胃部下沉而感受到引力与加速度的等效；像麦克斯韦仅用数学方法就推导出电磁波恰恰等于光速；像狄拉克在狄拉克方程的多余解中预言了反粒子……所有的顿悟对科学家来说都是最幸福的，而这次的幸福更是幸福之最，它是真理的终极，是对真理探索的最完美的一次俯冲。

史林的目光在燃烧，血液沸腾了。眼前是奇特优美的宇宙图景，是宇宙的生死图像：

一个极度畸变的空间，光线被锁闭在内部，无法向外逃逸；连时间也被锁死，

永久地停滞在零点零分零秒。然后，它因偶然的量子涨落爆炸了，时间由此开始。空间暴涨，单一的畸变在暴涨中被迅速抹平，但同时转变为无数的微观畸变。空间中撕裂出一个个“小泡泡”，它们就是最初层面的粒子。泡泡以自组织的方式排列组合，形成夸克和胶子，再粘结成轻子、重子、原子、分子、星云、星体、星系。星体在核反应中抛出废料，形成行星，某些行星上的“太初汤”再进行自组织，生成有机物、有机物团聚体、第一个DNA、简单生物，等等，这个负熵过程的高级产物之一就是人，是人的智慧和意识……

但同时，随着氢原子聚合，随着恒星向太空倾倒光和热，一只看不见的手又在轻轻抹去物质的褶皱，回归平滑空间。这个熵增过程是在多个层级上进行的；不过，局部的抹平又会导致整体的空间畸变，于是黑洞（奇点）又形成了。空间的畸变和抹平最终构成了宇宙史。

史林完全相信，只要抽出这个艾米·诺特尔对称，宇宙终极公式也就不远了。它一定非常简约质朴，像爱因斯坦的质能公式一样优美。激动中，他竟然有些气喘吁吁。这会儿他把国安部洪先生的交代完全抛到脑后了。他虔诚地看着司马老师，等他往下说，但司马完似乎已经把话说完了。

过了一会儿，史林不得不轻声唤道：“老师？”

司马完睁开眼看看他。

“老师，你的见解极有启发性。我想，你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了，为什么还没得出最终结果？”

司马完淡然说：“也许是我的才智不够。这也是个悖论吧——要想破解这个最简约的宇宙公式，可能需要超出我这种小天才的超级天才。”

史林有些失望，也免不了兴奋（带点自私的兴奋）——如果司马老师没有完成，那自己还有戏。他沉默一会儿，说：“可惜，这样的公式即使被破译，恐怕也很难检验。物理学家和玄学家的区别，是物理学家有实验室，而且所做的实验必须有可重复性。但唯独物理学中的宇宙学例外：宇宙学家倒是有一个天然的大实验室——宇宙，但没人能看到实验的终点，更无法把宇宙的时间拨到零点，反复运行，以验证它的可重复性。”

“谁说不能验证？只要是真理，就应该得到验证，也必然能验证。”司马完不屑地说，“我知道有类似的论调，说宇宙学是唯一不能验证的科学。不要信它！”